

朦胧的记忆里，
最难忘：

爸爸的小摇篮。

一根扁担，

两个箩筐，

挑起日月，

摇过星辰，

扛起成人悠悠岁月，

摇来童年幸福美满。

李激光◎著



梦田

Field of Dreams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
每个人心中一个梦。
一粒种子，
是我心里的一亩田。
要用它来种什么？
种桃种李种春风，
开尽梨花，春又来……
那是我心里的一亩田，
那是我心中一个不醒的梦。

中国和平出版社

李
激
光
◎
著



焚田

Field of Fire Dreams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田 / 李激光著.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137-0733-6

I. ①梦… II. ①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9914 号

梦 田

李激光 著

出 版 人: 肖 斌
责任编辑: 黄爱军
特约编辑: 范翔飞 程 欣
装帧设计: 舒 巍 陈 佳
责任印务: 石亚茹

出版发行: 中国和平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 13 号院 7 号楼 10 层 (100088)
发 行 部: (010)82093713
网 址: www.hpbook.com
投稿邮箱: hpbook@hpbook.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珞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 15.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3 月武汉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7-5137-0733-6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湖北特别书局联系调换)

地址: 武汉市东湖路 181 号楚天传媒大厦 B0204 电话: 027-88567638

引言 Introduction

世上最好吃的是什么？世间最美的
风景在哪里？

心中一亩田

我的名字叫激光。读大学时，教我们写作的是著名杂文家陈泽群教授，他幽默地对我说：“激光，你的名字听起来像个大丈夫，可你人呢，却是个害羞的小姑娘。”

我个子不高，刚参加工作时，同事们都亲切地称呼我“小激光”。不过大家也都好奇地问：“你的名字怎么会叫激光呢？”我说：“我出生时，父亲准备了两个名字，如果是男孩，就叫‘激光’，如果是女孩，则叫‘丛梅’。‘丛梅’取自毛泽东《咏梅》词中的‘她在丛中笑’，我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可奶奶偏偏喜欢‘激光’这个名字，她坚持叫我‘激光’，这个名字本该属于我弟弟的。”

“如果你弟弟叫‘激光’，那就糟了。”同事道。

“为什么？”我惊愕道。

“那他就长不大了呀。只有你叫‘激光’才最合适，知道为什么吗？激光其实很小很小，但因为光源单纯，方向集中，发出的能量强度却很大，无坚不摧。”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对了，激光不愧是激光。”同事笑道。

“以你出生的年代好像还没有激光，是后来改的名字吧？”有人问。

“以我出生的年代，同学们多取名‘小红’、‘小兵’、‘文革’等，我们一个年级就有好几个‘文革’，如‘周文革’、‘史文革’、‘朱文革’、‘吴文革’，等等，一些农村的同学误把我叫做‘继光’，

因为当时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你父亲独具慧眼，让你拥有一个最现代化的名字。”

“我父亲告诉我，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就有‘laser’这个概念，翻译成中文为‘镭射’或‘激光’，他在参加一次科技会议时将这两个字记录下来，后来它就成了我的名字。”

在我童年成长的时代，“革命”二字是最时髦的字眼，上学的第一篇课文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问大人们什么是“阶级斗争”，他们含含糊糊也答不清楚。爸爸说他们小学读的第一篇课文是“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这样的文字，小孩子一看就明白，你们现在学的课文深奥些，等你长大了会慢慢明白。

六岁时，去舅舅家走亲戚，路过一家书店。

我欣喜若狂地告诉妈妈：“你看，那是我的书。”手指着柜台高处的一本书。

“你的书？”

“是呀，激光的书，封面上就是‘激光’两个字呀。”

“哟，激光这么小，就出书了。长大了，一定能写出一本很厚的书来。”妈妈笑道。

流光一闪几十载。

当今世界，“激光科技”日新月异，而名为激光的我几乎把儿时写书的梦想忘得一干二净。一日，与友人品茶，偶叙童年往事，最后一起分享了两个问题：

“知道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吗？”朋友问。

“请指教。”

“激光宝宝觉得最好吃的是妈妈的暖奶，”朋友缓缓道来，“对激光同学来说，当然是你和你最亲爱的人共同品尝的所有东西啦，那么全世界风景最美的地方，你应该猜到了。”

“有点意境。”我颌首道。

“写出它们来吧，”朋友鼓励说，“将自己的故事记下来，与关心你的亲友好好分享。”

就这样，我提起笔来，才发觉过去从未曾消逝，它播种于心田，深深扎根于大脑；在回首中，我对过去的经历有了新的认识，对生命的过程也有了新的理解。

目 录

Contents

引言：心中一亩田·····	1
---------------	---

第一章 洪湖天堂

一、爸爸的摇篮·····	002
二、赤脚走天下·····	007
三、捡柴火的小姑娘·····	009
四、捉蜻蜓，赶麻雀·····	012
五、房东大伯·····	018
六、风雪中的茅草屋·····	020

第二章 育婴堂家

一、打铁谣·····	026
二、热腾腾的晚餐·····	028
三、欢喜坨·····	030

第三章 潜江寻父

一、姐弟照·····	036
二、除夕之夜·····	037
三、约法三章·····	040
四、挑战城南河·····	042

第四章 渔洋工厂

一、元元诞生·····	046
二、迁徙农机厂·····	048
三、月亮跟着咱们走·····	051
四、夜间学习会·····	057

五、穿军装的大姐姐	059
六、白天故事会	063
七、外婆的化石	066
八、藕断丝连	070
九、彩笔的遐想	072
十、木棍学数	076
十一、南三宿舍	080

第五章 猪棚牛屋

一、画皮的故事	084
二、庆老头	088
三、飞蛾奔火	094
四、雪中急救	099
五、门前“自留地”	101
六、“大桥牌”香烟	104
七、臭老九	106
八、公差大王	110
九、天堂报到	115
十、欢送知青	120
十一、露天电影场	123
十二、小叔之死	127
十三、社会大学	130

第六章 过道蜗居

一、火烧军营	134
二、心中的缅怀	138

第七章 乡间求学

一、“长途奔袭”	142
二、团年饭	145

三、“神州牌”摩托车	148
四、歌唱雷锋	151
五、课堂纪律	153
六、“马尾巴的功能”	155
七、“敬老护幼”	158
八、拾荒觅宝	160
九、仙女下凡	162
十、梦想成真	166
十一、暴风雨之夜	168
十二、加入篮球队	172
十三、害群之马	174
十四、胡冬的小脚	178
十五、抗洪救灾	181

第八章 重返武汉

一、一分钱回武汉	184
二、接过新课本	187
三、不舍昼夜	190
四、姜玲姐姐	196
五、不打不相识	198
六、先进班集体	202
七、姑妈与“小九”姑	204
八、姑姑的秘密	209
九、空城迎亲	211
十、新的别离	217
十一、告别童年	220

后记（一）：童年的欢乐，永不凋零	226
------------------------	-----

后记（二）：我心中的千里马	229
---------------------	-----

Part one

第一章 洪湖天堂

童年最难忘的是什么？

朦胧的记忆里，

最难忘：

爸爸的小摇篮。

一根扁担，

两个箩筐，

挑起日月，

摇过星辰，

扛起成人悠悠岁月，

摇来童年幸福美满。



一根扁担，两个箩筐，挑起日月，
摇过星辰。

一、爸爸的摇篮

《洪湖水浪打浪》曾是一首著名的电影歌曲，唱红整个中国大陆，唱遍大江南北，流行大街小巷，让“洪湖”成了家喻户晓的地方。

每当和同学们一起唱起这首歌时，我心中都会涌起一股莫名的亲情。

“知道吗，我小时在洪湖住过。”我激动道。

“洪湖美吗？”朋友们问。

“当然，比天堂还美呢。”

这是歌词里的一句话“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洪湖实在是一个荷花盛开、莲藕飘香的好地方。在我的记忆里，还有那长长的堤坝，参天的树木，绿油油的农田，空中飞翔的小麻雀，田野间一蹦一跳的绿青蛙和癞蛤蟆，树上嘎嘎叫的知了，花间飞舞的蜻蜓与蜜蜂，水洼里游来游去的小蝌蚪，草丛里一闪一亮的萤火虫，长长的板凳翻转而成的滑滑梯，黄昏下炊烟袅袅的乡间小胡同，外婆草屋里的蜘蛛网，“满天的星星和一个月亮”，都是伴着我儿时成长的“美丽天堂”。

说起洪湖，朦胧的记忆里，首先跳入我眼帘的是那又长又远的堤坝，堤坝的两边都是参天的树林和一望无际的湖泊。爸爸用一根扁担、两个箩筐，一头挑着三四岁的我，一头挑着一两岁的弟弟，扁担的两头还系着一家人的行装和带给外婆的两只大母鸡，

徒步走在长长的堤坝上。

爸爸挑着担子，肩头承受着一定的压力，重心力朝前，脚步自然移动得快些，挑着我们走在前，妈妈跟在后。

我们清晨天未亮就从潜江县渔洋公社金城大队出发，一路风尘仆仆，风雨兼程，途经监利、沔阳、洪湖三个县的地面。

走一阵子，爸爸就会歇下担子，用毛巾抹把汗，等妈妈追上来。

“爸爸，我饿了。”弟弟叫道。

“连母鸡都在叫饿！”我指向篮子，母鸡正“咕咕咕”地叫着。

妈妈正赶上来，揭开篮子，道：“哇，母鸡们在向我们报喜，她们下蛋了。”

“真及时，”爸爸说，“两个孩子都饿了。”

妈妈从母鸡怀下取出暖烘烘的鸡蛋，我和弟弟你一口，我一口，沿着蛋壳，美滋滋把蛋白连同蛋黄吮吸进饥肠辘辘的肚子里。

“下雨了，但天上还挂着太阳。”我伸出手想捧住雨水，弟弟干脆仰起脖子，兴奋地张开嘴来接这“天赐甘露”。

“这是出太阳下白雨，下来下去没得雨。”妈妈道。

“嗯，很不错，稠稠的，还能解渴。”爸爸和妈妈分吃另一只鸡蛋。

“鸡蛋原味吃，营养更丰富。”妈妈说。

雨后的天空更加亮丽，太阳公公暖融融的金光亲在我们脸上，照在担子上。

我和弟弟钻进箩筐，爸爸挑起担子，我们一家人继续赶路。

走了好久好远，从日出走到日落黄昏。妈妈说：“激光、小新，你们看，满天的晚霞，多漂亮的景色！你们都下来走走，活动活动，也让爸爸喘口气。”我和弟弟爬出箩筐，踏着缤纷的云彩，追在爸爸的担子后面。白天那个耀眼的骄阳，此刻正一点点往下降落，一会儿躲在云后，一会儿被树木遮住，其温柔的光芒投射在青青的堤坝上，闪烁在树林的枝枝叶叶间，也照红了整个湖泊。

“怪不得外婆住的地方叫洪湖，原来它会变颜色，我先看到的是绿色的湖水，现在又成红色的了。”我道。

“你观察得很仔细。”爸爸道。

“是呀，多美的夕阳红。”妈妈说。

弟弟跑了一会儿，就走不动了，摔倒在地上。我扶他起来，抱着他走了几步，两人又一起跌倒。我们又饿又渴，实在走不动了，所带的干粮和水全吃完喝光，真不知要多久才能走到外公外婆那里。爸爸带我们下堤去找吃的，我们一步步往堤下走，茫茫林海，湖波浩荡，往哪儿走呢？

“看，前面炊烟升起的地方，就一定有人住。”爸爸指着远处说，我们朝着袅袅烟雾往下走。终于看到一户人家，草做的屋檐前挂着些玉米，一位老奶奶在门前剥豆子。

“老奶奶，您好！”爸爸打着招呼。

“哟，你们这可是哪里来的稀客？”老奶奶眯起眼睛打量着我们。

“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去洪湖陶家坝看望他们的外公外婆，路过这儿。”爸爸说。

“你们打哪里来？”

“我们是早上四点从潜江出发的。”

“哎呀，走了一天的路，可是辛苦了，还带着两个孩子，真不容易呀，你们一定也都饿了吧？快进屋来坐坐。”

我们走进屋里，见一位大婶正在灶边烧火。“阿姣，有贵客来了，快把煮的玉米都拿出来招待客人。”奶奶道。

我和弟弟啃着香喷喷的玉米，老奶奶又拿了些麻糖放在我们手里，说：“这是婆婆自己做的年货，不比你们城里的糕点，尝尝吃得惯不？”她摸摸我的手，又摸摸小新的头说：“两个孩子真乖，你外公外婆见到你们，别提有多高兴啦。”婆婆又要阿姣给我们每人下了碗薯粉吃。跑了一天的路，总算吃上点热乎乎的东西，我们的胃里一下子暖和舒适起来。婆婆怎么都不肯收爸爸的钱。上堤前，妈妈悄悄折回去，把钱留下。

我们沿着堤坝继续往前走。天完全黑下来，我蹲在箩筐里，仰望天空，发现月亮已悄然爬上山岗，满天的星星也都眨着眼睛和我们做伴呢。

妈妈看着仰头蹲在箩筐里的姐弟俩，不禁咯咯乐起来：“哟，

我们的两个小宝贝活像两只可爱的小鸭子。”

“蹲在里面，脖子都朝上翘着。”爸爸说。

“知道吗？妈妈，月亮一直在跟着我们走。”我说。

“是吗？”

“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我们停下来，它也停下来和我们一起休息。”

“月亮伯伯要和我们一起去洪湖看望外公外婆呀。”爸爸道。

爸爸最后是怎样把我们挑下堤坝，借着月光星光的指引，摸到我盼望已久的外公外婆下放的草屋里，我一无所知，幸福的姐弟俩早已在爸爸一摇一晃的“摇篮”里甜甜地睡着了。

第二天睁开眼睛，我们已住在外婆的小草屋里。屋子并不明亮，但厅堂的泥巴地上睡着一根长长的木头，好像刚砍伐下来的，还带着树的清香。弟弟对木头十分好奇，翻来覆去地研究它，然后开始用脚踩。我和弟弟就这样你一脚我一脚地踩玩起来，弟弟年纪小，一不小心木头撞着他的鼻子，哭起来。妈妈赶来，责怪我说：“你是姐姐，怎么带着弟弟玩木头呢？”我也很着急心疼，我很喜欢弟弟。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带弟弟玩，怎么就把他弄伤了呢？

第三天早上醒来，不见了爸妈和弟弟。

“爸爸妈妈弟弟呢？”我满屋都找不见他们，急得团团转。

“走了。”外婆说。

“什么时候走的？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

“他们走得很早，天都没亮，你睡得正香，怎么叫都叫不醒你。”外婆说。

“那弟弟醒了，他鼻子好了吗？”

“你放心，他没事了。你是个好姐姐，知道心疼弟弟。”

“爸爸妈妈会回来接我吗？”我真后悔没能早点醒来。

“当然了，你是妈妈的宝贝，爸爸的掌上明珠，又是弟弟的好姐姐。他们怎么舍得撂下你呢。但你知道，路很长很远，他们要走很久。况且外公外婆也挺喜欢你的呀，在他们回来接你之前，就先和外公外婆做伴，好吗？”

“好吧。”我说。爸爸妈妈弟弟不辞而别，我每天盼望着他们回来接我，盼望着爸爸温馨的“小摇篮”。盼望中，我一天天长大。

有一天，朋友们说起：

童年最难忘的是什么？

朦胧的记忆里，

最难忘：

爸爸的小摇篮。

一根扁担，

两个箩筐，

挑起日月，

摇过星辰，

扛起成人悠悠岁月，

摇来童年幸福美满。

乡间的胡同，弯弯曲曲，在太阳的照射下，随着乡间小屋延绵伸展。

二、赤脚走天下

乡间的胡同又窄又长，泥巴地的中心铺着一块连一块的石板，弯弯曲曲，在太阳的照射下，随着乡间小屋延绵伸展。孩子们打着赤脚蹦蹦跳跳地在石地上玩耍，其中最大的一位姐姐肩膀后还用绳子绑着一位襁褓中的小弟弟。炎炎夏日，我穿着鞋子，脚心发热出汗，“他们一定比我凉快”，这样想着，就脱下鞋子，学着他们，光着脚丫，在地上走起来。刚一踏上石板，才知道石板被太阳晒得滚烫，脚踩在粗糙的地面上，又烫又疼，我小心翼翼掂着脚尖往前走，才走了几步，一不小心踩在细碎的小玻璃片上，鲜血顺着脚丫流出来。

小伙伴们把我弄回家，大姐姐责怪她弟弟不该鼓励我脱鞋子。

“是她自己要脱的。”男孩子辩解道。

“是我自己脱的鞋。”我忍着疼痛说，“你们都不疼吗？”我好奇地盯着他们光着的脚丫，被太阳晒得黝黑光亮，却都如此坚强有力。想到那又烫又扎脚的地面，有那么多尖尖的小石子甚至玻璃碎片，他们竟能轻松自如地奔跑在上面，多让人羡慕。

“我们从小就这样长大，你是城里人，不一样。”姐姐说。

外婆帮我清除扎在脚底的各样脏东西，涂上紫药水，道：“小乖乖，以后不要再脱鞋子了。”

“为什么这里的人都可以打赤脚走路，城里人光脚走在地上就那么疼呢？”我问外婆。

“他们路走得多了，脚底厚实一些。等你长大些，路走多了，脚底变厚实了，磨出老茧来，就不会那么疼了。”

从此，我每晚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脚底有没有长出老茧来，希望有一天，也能像村里人那样，赤脚走天下。

每次见外婆戴着老花镜，左手中指上套一只顶针箍，右手拿着针帮我纳鞋底的光景，我常想，要是我也能像其他小孩那样，不用穿鞋走路该多好，这样不就省去外婆许多麻烦？

“来，激光，帮我穿针。”外婆的线用完了，我接过新的线，用舌头轻舔一下线头，再用两个手指把线头搓得尖尖的，熟练地穿进去，又快又准。

“穿好了。”我递给外婆。

“这么快。”外婆惊讶道。

“熟能生巧嘛。”外公呵呵笑道。

“什么是熟能生巧？”我问。

“就是像激光这样，每天帮外婆穿针呀。”

“越穿越快。”我似有所悟地点点头，因为外婆缝衣纳鞋的每一根线都是我穿进去的。

一日，强强哥哥来找我玩。一进门，见我正坐在堂屋里穿针，就往我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那是我外婆的椅子！”我急忙喊道，外婆刚离开座位去拿顶针，“等等，强强，我外婆的眼镜。”说时迟，那时快，强强起身，老花镜的架子已折断了一只腿。乡村里买不到老花镜。我说：“算了，外婆，我以后干脆还是练习打赤脚走路吧，这样您就不用费神帮我做鞋子了。”

外婆用一根粗线把缺了一只腿的老花镜绑起来，系在耳朵上，继续一针一线地为我纳鞋底。她说：“每次看到你穿上新鞋，外婆都好开心，证明激光长大长高了，等你爸爸妈妈来接你的时候，外婆也好有个交代呀。”

外婆很乐意为我做鞋，我也就这样一直穿着她亲手为我缝制的鞋。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始终没能实现赤脚走天下的梦想。

黄昏的彩霞缓缓包围住炊烟袅袅的村庄，胡同里透出一派生机。

三、捡柴火的小姑娘

“磨刀哟，磨刀哟！”天刚蒙蒙亮，伴着雄鸡“喔喔喔”地第一声鸣唱，乡村胡同里已传来一阵阵清脆的叫卖声。

“外婆，磨刀的来了。”我咬紧牙关，勇敢地 from 暖融融的被窝里跳出来，外婆帮我套上一层层毛衣，最后是件厚厚实实的红毛衣外套，前胸有一排漂亮的大纽扣，我小心翼翼地一颗颗扣上它们。这些毛衣全是妈妈织的，在我生日那天，从老远的地方寄来。毛衣上有各式美丽的花款，村里的阿姨们特别欣赏我的毛衣，说：

“激光，你妈真能干。”

“瞧，人家城里人织出的图案就是高贵。”

“我妈妈现在不住在城里，她在五三农场。”

“五三农场在哪儿？”阿姨们问。

“从这里走，走一天的路，清早四点钟出发，走到天黑，我外婆说比走回武汉近多了。”我有些迷惑：五三农场不是离洪湖更近些么？怎么大家都知道武汉，竟不知道五三农场？不过，言谈中，对于那离我不是太远方的妈妈，阿姨婶婶们都对她充满钦佩之意。我穿着妈妈亲手织的衣服，也感觉分外温暖。

我跟着外婆来到后院，院子里寒风呼呼。外婆让我把手叉在她的大口袋里和她的手握在一起取暖。

大叔放下担子，拿出包裹，打开来，里面是一块光滑的大石头。外婆把刀交给他，他熟练地把刀放在石板上，“霍霍”地磨起来，正面擦擦，反面磨磨，最后用布一揩，刀上的一些小钝口随之抚平。